

这里有一条爱河

紫
风



责任编辑：丛培香

这里有一条爱河

Zhe li You Yi tiao Ai h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1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1 $\frac{1}{4}$ 插 页 2

1984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4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2,400

书 号 10019·3730

定 价 1.00 元

目 录

祖国啊，母亲！	1
这里有一条爱河	15
春晖暖	26
他来自泰恩河畔	37
文成公主的脚印	53
“赌城”猎影录	69
逛“宋城”	79
透过灯红酒绿看香港	84
巍巍井冈山	95
谒雨花台	110
萝岗篝火	115
徜徉在松花江畔	127
登上景山之巅	138
浪花环绕珠海市	145
历史轻纱西子面	152
碧千寻	159
绿色的小王国	168

山奇水秀洞玲珑	175
桨声橹影画中游	184
奇山·怪石·神话	189
深山贵客	196
高山小楼	203
山村医生	211
瑶寨情歌	217
海 恋	222
渔歌飘荡的时候	229
出 海	243
海上的节日	253
阿螺姨母	258
珠江豪唱	270
艇家姑娘	275
家 书	288
香山叶红时	299
樱桃和茉莉	303
花城漫步	307
鹤岛童话	316
葵林短曲	320
种瓜记	324

湖 畔	328
花的火焰	333
彩色的温泉	338
春 浓	342
花城的一块翡翠	345
后 记	350

祖国啊，母亲！

密执安旧梦

“这是梦么？”

她轻轻的问，没有人回答。只有窗外凛烈的寒风，横扫过已经落尽了叶子的树林，不时发出一阵哗啦哗啦的声响。有时，狂风又撼动着门窗，使她感到宛如置身在一条风浪中的海轮里。她时而入睡，做着零碎的梦，时而惊醒过来，又陷入眼前这个比一切梦境更加奇幻的梦境中……

五十年前。

在宽大明亮的密执安大学课堂里，在争妍斗丽、讲究衣饰发式的美国女学生中间，出现了一个端庄稳重的中国姑娘：短短的黑发抹向脑后，一双深思的大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经常是穿着一身淡蓝色的旗袍在人丛中翩然闪过。她显得那样朴素和谦虚，就似绽放在万花园中一株小小的茉莉一样。

但是外表平淡的东西，常常蕴含着极丰富的内容。这个短发的中国女郎名叫廖奉灵，她和很多清贫的留学生一样，万里迢迢来到美国深造。逢着假期就到处找工作，从给

洋人当保姆到绞脑汁翻译中国民间故事都干，这样来弥补助学金的不足和攒积回国的盘缠。由于她苦学的成绩是这样优异，以致一些歧视中国的人怀疑她是日本人。“不，我是中国人！”她响亮地回答。她出身于“教育世家”，父亲和兄姊都办过学，她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相信教育万能，可以改造人的灵魂，可以挽救贫弱的祖国。虽然不是运动员，也爱打打垒球；虽然学的是教育和历史，但也醉心文艺作品。正当她埋头在一大叠一大叠的卷帙之间，要在两年中间写成硕士论文，取得学位的时候，一个不速之客——爱情来访问她了。

于是，在那春来繁花满枝的树林下，留下了他们双双的足印。在那夏日似绿绸飘荡般的湖心，投下过他们的桨声和绮语……可是，不久之后，她那深思的大眼睛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她从她的男友——一位相貌堂堂的未来博士身上闻到一股可怕的气息。尽管他对她是那样温存体贴：出门时侍候她穿上大衣，还象外国绅士般俯下身来给她结好鞋带，但是在他能言善道的嘴巴里，口风逐渐变了。再也听不到什么崇高的理想和对于苦难祖国和民族的热爱，而是象有的美国的油滑青年那样，赤裸裸地露出了市侩的面目，揣摩着巧取豪夺的成名致富途径，精心设计起洋房别墅这类生活享受来了。也许，他认为两人已订了婚约，无须再要向她掩饰什么了吧。可不料，这对于厌恶了美国那一套流行的拜金主义和庸俗处世哲学的她，竟象在精美的点心里发现了苍蝇，走进玫瑰花丛中闻到粪臭一样。爱因斯坦曾经嘲

笑那些把安逸和快乐看作生活目的的人，称之为“猪栏的理想”。廖奉灵也有同感，不禁在心里一阵阵作起呕来了。夜里，她辗转失眠，淌下痛苦和耻辱的泪水，经历着激烈的感情和理智的斗争。她不甘心啊，让一个戴着博士帽子的市侩沾染了自己，终于，下决心撕碎了婚约。

“让我们各奔前程吧！”她头也不回地昂然前行了。

“人生的目的不在于享受。”她反复地喃喃自语。

十年过去了，廖奉灵学成回国后，在三十六岁的那一年，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这个对象不但没有留过洋，因为要照顾家庭弟妹，连大学也没有念完。而她自己则早于一九三一年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又当上了广州协和女子中学的校长。这一个选择又说明了她不同流俗的生活态度……

谁能想得到呢？仿佛是出于天意，五十年之后，昔日青春少艾的姑娘，现在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竟然重返密执安的校园。她穿过那春来曾经是繁花满枝、而现在则落尽了叶子的树林，漫步在夏日曾似绿绸般飘荡、而现在则已冰封了的湖边，徘徊在旧宿舍前的路灯下沉思，小坐在课室旁的石凳上养息，白天按时听课，写下笔记，夜里在一间普通的卧室里重温旧梦。她变得年轻了，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似乎没有留下太大的痕迹。

“这是梦么？”不！

五十年沧桑

这半个世纪的岁月多么不平凡！生活的激流中，有的是晴天朗日，但更多的是阴雨泥泞，有时甚至是雷鸣电闪、海洋上刮起十二级台风。

从一九三二年起，当了二十年协和中学校长的廖奉灵，用全副心血灌溉这间学校，使它和真光、培正、岭南这些学校齐名，高考成绩特别显著。抗战时，曾迁到三埠公益开课，也到过澳门。抗战胜利后，才又迁回广州。毕业生们象出巢的小鸟般一群群飞走了，她的两鬓也逐渐添上繁霜。一九四九年，百万雄师横渡大江的时候，对共产党没有认识但对祖国却有深厚感情的她，非常震动。她把校产全部买了黄金埋在教堂下面。可是当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劝她离国赴美、远走高飞时，她却严词拒绝了：“不，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解放了，首先是解放军严明的纪律给她带来了鲜明的印象。逐渐的，她感到中国人民确是站起来了，她有了民族的光荣感，于是迅速地把黄金从地下掘起来，把学校存在香港的外汇取回来。抗美援朝运动中，她受到群众的批判，清理了亲美崇美和宗教的思想影响，献出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协和中学和幼师，调任广州市一中副校长，后来又当上市二十四中校长，市教育局副局长，走上了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道路。

十年内乱中，不用说，象她这样的人一定是在劫难逃了。

在五七干校，人们看见一头短发灰白，面上出现了寿斑的老教育家不是在课堂从容讲学，而是在猪栏弯身喂猪，还不时用她那没有气力的肩膀挑起一担猪粪，脚步蹒跚地走过田野；或者赤着脚下塘采摘水浮莲。有一回，雨后路滑，她过桥时，连人带篓都滑到水里，几乎没了顶。好一会，老态龙钟的廖奉灵才镇静地、带着一身水一身泥爬了上来。起初，有人以为她想自杀。她就在心里嘀咕：“笑话！我为什么要找死，我还没有活够呢！什么‘特嫌’，什么‘里通外国’，你剖开心来看看吧！……”

廖奉灵常在沉默劳动的当儿，心里唱着小时背熟的外国民歌，象士兵吹着号角一样，跨过铁蒺藜、越过壕堑：

让我们站起来，干下去！

任何不幸，我处之泰然。

干吧，把工作干得更出色一点，

长夜终要逝去，曙光一定出现！

果然，长夜还未逝去，但星星却出现了。

有一天，她放下粪篓回来，眼前一亮，突然看到一个常常在梦中出现的亲切面孔。那个和她同样长着圆圆的面庞，却比她多了两个深深笑涡的妹妹来看望她了。

“六姊！”“十妹！”

两人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但立刻，她又把声音压低了。

十妹天生一副不怕事的脾气，要不，就不会无所避忌的前来探望受难中的姊姊了。现在，她带着一肚子委屈和一大箩吃的、穿的东西跑来，说话每每控制不住自己的声量，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有时还狠狠地盯上几眼。廖奉灵想方设法把她带到野外捞猪菜，躲在树林子里温言细语地劝慰着她，倒活似受隔离审查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个风尘仆仆的妹子似的。

在家里，廖奉灵排行第六，一家子兄弟姊妹十人，分成了两半，一半生活在国内，一半生活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而在国内，就仅仅留下这个骨肉情深的十妹了。她梦魂萦绕着海外的亲人，可是她不知道，培育过她成长的大姊和四哥，正在垂危中叨念着她的小名。她的爱人也患了癌症，在病床上辗转挣扎；而她自己也在风风雨雨中进入古稀之年了……

夜还是漆黑的。就在妹妹来看望过她不久之后，她又被转移到了与世隔绝的粤北 103 号监狱，在零下四度的寒天，被驱到水田里踩泥砖，但也咬牙经历过来了。后来又派她养鸡。终于在一九七二年的一天，她喂养的雄鸡抬头喔喔地高啼起来，曙光照耀到了她的身上。

对廖奉灵的审查结束了，恢复了她原来的职务。她乐呵呵地走上自己的岗位：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市政协常委、市民主促进会副主委。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干起活来

还象小伙子一样全身是劲。经常乘公共汽车出席各种会议，有两次因为挤车给压伤了肋骨，还满不在乎。跟着，还和六位老同志办起市政协英语夜校，亲任校长，这就是传为佳话的“七老办学”。伤心的是，一个又一个噩耗传来了：弥留中叨念着她小名的大姊、四哥在她还未恢复自由时，相继撒了手；三十多年来患难与共的爱人也溘然长逝了。跟着，国内唯一的亲骨肉——十妹，又全家移居到美国。生离死别恨悠悠。地球上这一边，全家就只剩下她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天涯骨肉情

地球上那一边，不断通过天空、海洋，传来了心灵的电波、感情的音响。……一九七九年，在美国芝加哥当医生的九弟邀请她到美国探亲，作为期一年的逗留，但人们都揣测，廖奉灵这一去是不会回来的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中的一天，天上飘着鹅毛大雪，芝加哥的机场一片银白。廖奉灵刚出机舱，几双燃烧着感情和闪烁着泪光的眼睛，就象闪电一样掠过她身上。人丛中，立刻爆发出轰炸似的欢呼声，她还来不及仔细辨认，就被投进一个个亲人的火热怀抱中去了。分不清是雪花还是快乐的泪水，一串串地滴湿了她胸前的绢花。那是两天前，她临离开香港时，一群协和毕业生给她戴上的，那上面也滴过她们惜别的泪水。

廖奉灵出国的第一站是香港，只停留几天，原不想惊动什么人。但留港的协和学生知道老校长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的嚷开，上门的纷至沓来。后来，召开了一次协和同学会，一下子就来了二百多人。香港和广州虽然近在咫尺，但是谣传却不少。一别三十年，谁知道老校长还在不在人世间呢？十年内乱，她熬得过来吗？可现在，叫人揪心的谜解开了，老校长还活着，而且老当益壮，这怎不叫那些“协和的孩子”们高兴呢？！大家快活得围着她老人家的身边转，有的给缝衣裳，有的买礼物，临行时又给她戴上这朵绢花，送上飞机，珍重道别……

现在，那朵盛着那么多情意的绢花，显得格外猩红，还端正的摆在桌子上。它的主人又薰沐在另一种感情的氛围中。

象一个巴掌伸开，五个指头相连一样，廖奉灵和四个活在世上的弟妹，四个连枝共气，血管里流着同样血液的亲骨肉，在地球的另一边团圆了。他们面对面，眼对眼的坐在一起，好象变成了一群老小孩，在抢着说啊，笑啊，闹啊，倾吐啊……郁积了几十年的衷情，什么时候才倾吐得完呢！十妹还是改不了那副脾性，不高兴时吵吵闹闹，快活时又说又笑，露出两个深深的笑涡。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八妹，象孩童时一样安静地偎依在她身边，由于身体瘦弱，头发过早地变白了，显得比她还衰老。老七已经退休、老九是眼科医师，虽然都长高长胖了，眼尾添了鱼尾皱纹，举止都有些绅士的风度，但在她眼中还是那两个强健得象小牛犊般爱淘气、爱

踢球的小把戏……

见到了活在世上的亲人，更想起了长眠地下的骨肉。她选好一个清晨，抱着一把带露的鲜花，去扫大姊的坟墓。泪水洗不尽悲痛，语言诉不尽忧伤，三十多年的长别离之后继之是永恒的死别。姊姊啊，你病着，我不能照顾；你死了，我不能送丧；今天你弥留中呼唤的六妹妹来了，可是来迟了啊！……

在芝加哥的两个月，她登上过最高的一百零二层世界高楼，回过密执安母校小住，逛博物馆，游览名胜，参加宴会，生活在亲人的深情厚爱中。亲人们，见过面和未见过面的，都从四面八方飞来了，光是侄女、外甥就有几十个，侄媳、甥婿、姪孙儿女更数不清，硕士、博士也可论打（十二个）计算。她成为人们感情的焦点，一切活动的中心，也是谈论的中心。

其实，在她还未到达美国时，关于她的谈论就已经开始了，岂止谈论，安排也就绪了。弟妹们已为她找好居留住所，为她计划好今后生活，让她称心如意地度过晚年。

难道对这种做法，还会有什么异议么？

可是已登上七十八岁高龄的这个老太婆，就是不肯点一点她那花白了的头。看到亲人热切期望的眼光，只是微笑着说：“我还是要回去的，让我多看看，多想想吧！”

多想想，就多想想吧，亲人也不好勉强她，就让她象一个纸鸢一样，带着一根粗大的感情的线掠过美国东西部大小十几个省市，最后还远远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城。他们

不知道，她身上还系着一条更加粗大的、坚韧的感情的线，那是神圣的祖国母亲交给她亲爱的女儿的。

桃李芬芳

一九八〇年春天开始，她到了西岸的洛杉矶、圣迭戈、三藩市，后来又回到钢铁城匹兹堡。四月，樱花盛开时节，到了纽约。再一次把鲜花和热泪献在亲人——四哥的墓地上。然后，经过新泽西、费城，到了华盛顿，再到了长满枫树和槭树的加拿大多伦多市。她到处寻亲访友，参观考察西方教育。

廖奉灵到达的消息，象春风一样吹开了侨居各地的协和校友的心扉。来自祖国的老校长，看望海外的协和孩子来了，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呢。报纸一登出校友会举行欢宴的消息，当年的妙龄姑娘，现在有的已做了祖母，有的当上了教授、校长或者医师、工程师，都纷纷的携同眷属——丈夫、儿子来了。虽然阔别了几十年，在远隔万里重洋的异地，还是照旧一口一声的喊她“校长”、“校长”。加上纵情的拥抱、热烈的亲吻，使老人心弦激荡，眼里滚着泪花，深深感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光荣和幸福。来的客人是那样多，大家一齐高唱着“协力和衷……”的当年校歌，团团围坐在老校长的面前。这一瞬间，大家好象也回到了亲爱的祖国，嬉戏在熟识的校园了。

特别是到三藩市的时候，刚巧碰上了春节。当地华侨

保留着中国的古老习惯，家家炸油角、烧爆竹、封红“利市”、互相拜年，也保留着中国人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对横过太平洋而来的师长就更加热烈了。不少人请她到家里作客，畅叙离情和报答教育之恩。华侨是热爱祖国的，不但殷殷询问家乡近况，关心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化速度，连家庭布置都喜欢中国式样。有的办喜事还挂起“囍”字或寿幛。妇女赴宴以穿着对襟绣花的中国装为荣。中国字画、陶瓷工艺品到处被认为可爱的珍品。

不但是华侨，连美国朋友不少也对解放后的中国表示友好，甚至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的爱好者。在纽约，当时正在举行一个中国青铜器和秦代出土文物展览。每日人山人海。廖奉灵一连去看了三次。美国的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着中国大量书籍和稀世的艺术古董珍宝。研究中国的学会也名目繁多。他们虚心而又善意地说：“我们只有二百年历史，你们却有五千年的文化，你们真可以自豪啊！”

中国人的自豪

是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可以自豪的啊！除了我们壮丽的河山、辽阔的疆土，辉煌而悠久的历史，无数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祖祖辈辈们之外，我们这个世界上有数的文明古国，现在又多么青春蓬勃！尽管在历史的漩涡中遭受到重大的打击，但仍然有十二级台风刮不倒的亿万人民，在坚

定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大踏步前进！贫穷吗？可以扭转！混乱吗？可以澄清！落后吗？可以赶上！廖奉灵就亲眼看到五十年前的侨胞——那些可怜的“海外孤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由于有了强大的祖国做靠山，地位是怎样大大提高了；走起路来脚步是怎样开阔，谈笑起来声音又是怎样嘹亮！美国的大学中，著名的华裔教授已不少。我们居留美国的科学家，也更多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熟知的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人，不但在科学上有了出色的成就，还把他们的卓越成果带回中国，为四化贡献了力量。今天的美国，“中国人”是响当当的！廖奉灵所到之处，也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尊重和友好接待。有的邀请她座谈，有的赠送有关书籍资料，有的一见如故，依依惜别。

但是，在自豪的另一面，也有人在十年内乱中失掉了最后一点民族自尊心，觉得三十年白过了，中国没有希望了，恨不得脸上长出一个高鼻子，黑眼睛变成蓝色、褐色。或者千方百计溜出国门，甚或放弃了多年国家培养和个人努力研究的成果，宁可出外当个杂工……自然，这只是极少数。较多一些人是心有余悸，对前途不敢乐观。特别是一些身居海外的侨胞，听到不少谣传，对祖国情况比较隔膜，难免存在某些顾虑。

在纽约，在华盛顿，都有些知心好友劝说廖奉灵：“不要回去了，难道你还没有受够么？”

廖奉灵就说：“政策落实了，水落石出，我不是好好的吗？”